

洁白大地上的脚印是你的未来

方格子生在富春山里，按说应该与富春江有关，但是她的原名叫应湘平，不知道这个更富烟火气的名字中为什么会有个“湘”字。方格子当过村里的代课老师，当过乡文化站的图书管理员，刚到县城谋生的那一年，在某个春天的夜晚，她在富春江边徘徊，看到一枚月亮挂着，那场景，给人无尽幽思。于是，她糊里糊涂地写下一篇文章，投了出去，成了她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方格子写过小说，后来写过几部比较有名的非虚构作品，比如《留守女人》和《我有一条江》。最近，她带着一本长篇小说《寂静之声》回归。提起笔下的主人公，方格子表示，对命运有所质疑的她们，都尽力在庸常生活里，划亮一根火柴，用以取暖。

本期嘉宾 方格子 特约访谈人 李凤群

1

洁白如雪的大地上，你留下的脚印就是你未来的样子。

李凤群：首次见到你是在鲁院报到第一天，我看到隔壁405你的房门上贴着“应湘平”，相较而言，应湘平更有烟火气。但“方格子”这个笔名很容易记，你能讲讲笔名的来历吗？

方格子：方格子是“借来的”笔名。有个文友给未出世的孩子酝酿名字：男孩叫方便面，女孩叫方格子。“停，方格子先借我用”。总觉得冥冥之中，这个名字在等我，等我用文学赋予其某种质地与生命。

李凤群：你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大同村，又叫双溪山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谈谈你出生的地方和你的童年生活吧。你的文学理想或者说最初的文学熏陶从哪里获得，是故乡这片土地培养起来的吗？

方格子：富春江将江南和江北分成了两个区域，生活方式、语言、习俗略有区别。江北人称我们为“山里猫猫”。童年清贫，但月亮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快乐，我们在月夜躲猫猫，但不明白为什么无论我们走多远，月亮永远在那里。我最早的阅读大约是从糊在我家墙上的报纸开始的，那些报纸我可以一直看，从这一年年底到第二年过年前家里借助旧报纸换新颜时，我知道哪篇文章在墙的哪个角落。

有一天，我在我们家的鸡窝上发现一本厚厚的书，打开来——至今仍然记得那个页码：52。我从第一页一口气读到第52页，暮色里看不清字了，我忘了全部需要做的家务事。那是我读到的第一本不完整的书，没有封面，没有结尾，书脊上看到书名《较量》。张海涛是高尚的人，跟特务做艰苦卓绝的斗争。那应该是我读到的第一本文学作品。

李凤群：第一次投稿是什么时候？还记得第一次发表作品吗？请分享一下是什么促使你开始文学创作的？

方格子：大约初中二年级时，学校走廊宣传栏贴着一张语文报，我写了一篇作文悄悄投到报上的地址，过段时间我收到退稿信，但给我寄来了报纸，那位老师是福建永春的潘明峰。那时我像一株植物默不作声，同学和老师都很奇怪，我怎么能收到“远方来信”。

后来，我在村里当代课老师，几个同龄人说话，一开口就是“我们要改变命运”，其实连什么叫命运都不知道。我们开始

有了“写作”的念头。有一年，邻村一个文学青年买回《文学青年》，后面有张表格，我们可以将一篇稿子和5块钱函授费寄到指定的地址，但复写的表格无效。第二天我坐了一个多钟头拖拉机，颠簸得头都痛了，可杂志卖完了。见我沮丧，营业员问我到底要不要，若要，她过几天货进来给我留一本。过一阵，邻村文学青年送我一本《文学青年》。当天我就将稿子和5块钱寄出去，第二天又坐上拖拉机去县城买回杂志，因为我跟营业员有约定。多年后，在一次文学笔会上，温州作家老师说起当年他们办过《文学青年》杂志，非常辉煌，我被击中。时间这个东西太神奇。

我第一篇小文章发在《浙江工人报》。那是春天的夜晚，我在富春江边徘徊（我刚到县城谋生），一枚橙红的月亮挂着，那场景，给人无尽幽思。晚上，我写下一篇自己也不知道什么体裁的短文，投了出去。

李凤群：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乡文化站图书管理员，后来回到村里当代课老师，这些变化给你的创作带来什么影响？后来，你又到了富阳县城，谈谈这些经历吧。

方格子：在图书室工作一年（临时工），得知我们村小学急需一名代课老师，村支书很诗意地提醒我：人人都向往到乡里工作，你若放弃可能会终生遗憾。洁白如雪的大地上，你留下的脚印就是你未来的样子。三年代课老师，生命里最安静的时光，少有书看，但乡村生活给我最充裕的时间。我仗着可以拿工资，姐姐妹妹们都不叫我干农活，又仗着她们宠我，我开始了最初写作。有个短篇小说《大礼堂》引起富阳文联老师关注，后来将另一个小说投到《西湖》，编辑给富阳文联打电话，你们富阳有个作者会写小说。后来，我有资格参加县第二届文代会，文联主席蒋先生问我们几个文学青年想不想富阳工作——在我们迷惘的天空划破一道口子，让光照射下来。

李凤群：2010年到北京就读鲁迅文学学院前，你离开故乡最长的一次是什么时候？你向往过别的地方吗？你如何理解乡愁？

方格子：那年，生活接管了一切又兀自开了小差，但似乎正好应和我放荡不羁的内心，抱着“永不归来”的想法离开故乡。站在陌生的街道，在辨认

不清的当地方言里谋生。后来读到一个小说，有个女子，每年都要到陌生的地方生活，随后带着陌生感回到俗常，似乎只有那样，“日常”这列慢车才能不出事故地前行。早年我将名字里的“平”改成“萍”，强调“浮萍的萍”。我向往动荡漂泊，向往背井离乡。对我来说，乡愁大约就是15瓦灯泡照明下，妈妈在灶台炒茶叶到夜半，我的姐姐们帮着将刚爆过的嫩叶揉啊揉，直到香味从木头楼板缝隙窜上来唤醒我又抚慰我重新入睡。如今，乡愁是利刃，也是暖手的火熜，我们被其所伤，又须臾不可离。

李凤群：你现在的日常是，有个稳定的工作，有会烧饭的爱人，完全可以过一种舒适的生活。但是你却在拼命地写作，你喜欢现在的生活状态吗？

方格子：有个凌晨我在科幻或奇幻的梦里醒来，凌晨四点十分，世界沉睡，而我醒着，时间走过，万古寂静。随后，“唧唧——”两声鸟鸣，像应和我的灯光，又两声，一厢情愿认定它们为我鸣唱。我想，一定还有其他生活方式更适合我，写作是我的另一种寻找。

李凤群：有数年时间你在中各地行走采访，最后完成首部长篇非虚构《留守女人》，这大约是国内第一部较为翔实记录中国农村留守家庭生活的非虚构作品。你能谈谈那些经历吗？

方格子：有一年八月，我在豫东跟皖北交界处采访，借宿，独居老人七十八岁，听力不佳，嗓门较大。白天，我出门采访，老人去田里。傍晚我们回到院子，老人煮南瓜面糊招待我。她洗完澡出去时裸露着上身坐在院子里乘凉，一把扇子慢悠悠摇着。我站在屋子里等她穿上衣服，久未果。她招呼我出去乘凉，又建议我脱掉上衣。脱掉衣服——我认作是哲学意味的提醒。

那晚，我跟老人坐着，大部分时间沉默，我想这辈子不可能再见到她了。她裸露的松弛的身体，她遍布皱纹的脸，她那双掰了一辈子玉米棒的手。当晚，我不知是吓着了还是喝了老人家做的南瓜面糊，肚子绞痛想上茅房，但我不敢去天空下的院子。我想我要痛死了。但又想到不会死，因为我还有清晰的意识发出一条很矫情的微信：我在荒原，给你写信。像写给月亮的求救信，顺便流了泪。

2

我的主人公们，勉力在庸常生活里划亮一根火柴用以取暖。

李凤群：《锦衣玉食的生活》

获《小说选刊》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我注意到有评论家谈到这部小说的“悲剧意味”和小说关注的“生命危机”。该小说最打动人的是主人公艾云追求人要以怎样的方式活下去——这里潜藏着底层人物潜意识里对实现自身价值的渴望，借此让艾云与其他底层人物区别开来，并把她作为一个“人”的个体价值推上前台。而更早一部短篇《上海一夜》和晚些时候的《冥冥花正开》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几部小说都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产生的？

方格子：有个午后，文友们在郁达夫家门口石板上坐着聊天，谈时代更替，谈江水东流。我注意到一个女子手执轻罗小扇，发髻上插着簪子，很旧的天鹅绒旗袍将她略微发福的身子裹住。她有怎样的过去，怎样的未来？那是《锦衣玉食的生活》的雏形。

我的乡村生活图景里，上海是非凡的存在。小学同学阿英家有亲戚在上海，她用雪花膏（后来我托人到上海找这款雪花膏，被告知是上海某工厂的劳保用品），吃一种我现在仍然不明白的糕点，以及时不时说到上海。多年后我写作跟上海有关的小说，乡村时代的“上海”第一时间跳到我面前，挡住所有我后来获得的上海印象。便是《上海一夜》的来处。

艾云，杨青，《冥冥花正开》中的李桑烟，女人们未曾获得哪怕稍微好一点的生活，但她们对命运有质疑，这份不认输助力她们跳出小说之外，在另一个空间结盟，勉力在庸常生活里划亮一根

火柴，用以取暖。

李凤群：你发在《收获》的短篇《像鞋一样的爱情》，跟发在《人民文学》的《第三种声音》《深夜的冬青》，像两个作家的叙述。但无论如何，我们能从你作品中读到作者澎湃的内心和漂泊的气息。而你在县城生活，安逸，自在，你个小城写作，与现实生活到底是怎样的？

方格子：小城生活给我以安分和踏实，某种意义上的离群索居。每天沿江步行四十分钟到文联编内刊，这是日常生活的节奏，而恰恰这不疾不徐的现实，形成无形的力量削弱我偶尔想跳起来摘一个苹果的念想。我一方面热爱这亘古的庸常，一方面又不忍虚度。于是在秋风萧瑟的夜，借由文字抵抗。我的文字定稿大都在夜里完成，我们村里将在夜里用功的行为称作“织夜梦”。

李凤群：有一篇评论文章说：“方格子以江南女子特有的细腻和婉美，抓住那些具有艺术质感的细节，缓缓打开人物的内心世界。”你个人觉得“江南的细腻和婉美的表述”，已达到你个人对小说这门艺术的追求了吗？

方格子：写作者有时会被贴标签，但毋庸置疑，人长期在某个场域的生活会不自觉在作品中暴露。人可以逃离某处，但作品不能。它是镜子，照出写作者的阅历、思想、修为。事实上，我更期待清流和泥沙俱下的写作。

李凤群：大约从2012年开始，你从小说转到非虚构创作，《留守女人》《一百年的暗与光》，给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突然转向非虚构，能谈谈这个“突然转身”的契机吗？

